

東方文化研究所 編撰

尚書正義定本

壹

鳳凰出版社

東方文化研究所 編撰

尚書正義定本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尚書正義定本 / 東方文化研究所編著.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506-2501-3

I. ①尚… II. ①東… III. ①中國歷史—商周時代②  
《尚書》—研究 IV. ①K221.0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68777號

ISBN 978-7-5506-2501-3



9 787550 625013 >

尚書正義定本

編著 東方文化研究所

責任編輯 韓鳳冉

美術編輯 姜嵩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 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b.com>

印刷裝訂 金壇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

開本 十六開

出版日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506-2501-3

定價 肆佰捌拾圓整(全三冊)

# 序言

錢宗武

清代大儒阮元曾云：『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潛心研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由此可見中國古代學者潛心本旨，不爲虛浮孤陋所誤的治學風氣。阮元重新刊刻宋本《十三經注疏》並作了詳細的《校勘記》，其求聖賢經傳本源之心及有補於後學之願，昭昭乎若揭日月。

中國古代的這種學術理念，在受中國文化浸淫甚深的日本亦得以發揚光大。近代日本著名中國文學研究學者吉川幸次郎如是慨歎：『中國全部學問的根底，都在「注疏」二字。』他與倉石武四郎等『京都學人』，花費巨大時力完成的皇皇巨著《尚書正義定本》，正是博學篤行，視『注疏』爲經學根柢治經思想的顯著標志。

劉起釪先生曾指出：『（二十世紀）日本學者對《尚書》的研究，其主要功力和重點，仍在對《尚書》本書的注解和譯讀。』有關《尚書》注疏的著作多達十餘部。對《尚書正義》之整理研究亦爲勤劬。《尚書正義定本》出版於昭和十四年（岩波書店，一九三九年），八冊，二十卷『定本』，二十卷『校勘記』。編者爲日本京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主持者爲吉川幸次郎與倉石武四郎）。該書彙集中、日、法、德四國所藏古本（分『單經本』、『經傳本』、『單疏本』、『經注疏本』、『經注疏附釋音本』、『近儒校注本』六類計三十七種《尚書》注疏文獻），以『徵引惟博』的校勘原則，索隱稽微，拾遺補缺，求是存疑，正本清源，遂爲日

本上世紀《尚書正義》整理之定本。其校勘之全面，訂正之細密甚或版面之疏朗，皆為學林所重。

唐宋時期實乃經學發展之重要時期，非惟學術思想研究方法之變化，亦為其時實是經學著作的定型時期。以《尚書》為例，從多本到一本，從今文古文到偽古文一統，《尚書正義》正是定型時期的官方定本。《尚書正義定本》非惟日本學者整理《尚書正義》的優秀成果，亦為《尚書》在日本的深度推廣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其本身亦超越文獻學經學層面的意義，展示出近代日本《尚書》學研究的某些學術特點，甚而可以說是日本古典學學術研究派別與趨勢的風向標。

其一，《尚書正義定本》為《尚書》的文句、版本等研究提供了更加豐富的材料。

由於《尚書正義定本》用以校勘的文獻眾多，《校勘記》細緻嚴密，因此對研究《尚書》的文字及其訓釋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顧頤剛先生的長篇論文《〈尚書·大誥〉今譯》中即多次使用到該書的內容（顧先生簡稱為《日本定本》）。又例如，《尚書正義·康誥》孔疏「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句，歷來語義不明，國內學者擬測頗多。盧文弨云：「『所』疑當作『此』，『而云』二字疑衍。」阮校則曰「『而云』疑當作『上云』」。《尚書正義定本》於此處的校勘語為「此句疑有譌，待考」，（《尚書正義定本校勘記》卷十三），婉轉否定了盧、阮之解，雖然未作釋解，但對僅熟悉國內《尚書正義》版本的學者而言具有很強的提示作用。再例如，《定本》的《校勘記》因其精良，已不純粹是校勘學意義上的材料。《校勘記》中頻有「內野本、神宮本無『某』字，清原宣賢手鈔本亦無」、「內野本、神宮本、足利本有之也，『某』鈔本無之也」等校勘語，這裏所列的諸本均是日本所傳古鈔經傳本，一些文本可能溯源到隸古定《尚書》。這些校勘在校勘出各版本之間文字異同的同時，也將各版本之間的關係（家族的或時代的）或隱或顯地表現了出來，成為研究《尚書》在東土流傳的史實材料。

其二，《尚書正義定本》反映出近代日本學術的區域差異。

日本於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三年先後設立了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京都大學）和東京研究所（東京大學）兩個中國歷史文化研究機構。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學術思想的發展，兩個研究機構的研究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京都大學一方保持創設初始宗旨，關注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而東京大學一方，則漸次轉向於對中國現代政治文化的研究。至一九三八年，兩所分離，東京以『東方文化學院』為名，京都則改為『東方文化研究所』，下設『經學文學、宗教、天文曆算、歷史、地理、考古學』等六個研究室。《尚書正義定本》由京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的『經學文學』研究室負責完成，出版時間是兩所分離的第二年，是日本『京都學派』與『東京學派』在學術理解與學術旨趣方面顯示出差異的標志性事件之一。

其三，《尚書正義定本》顯示出近代日本漢學的成功轉型。

日本漢學原本與治國思想關係密切，甚而可說古代日本漢學是作為意識形態層面研究而存在的。但明治維新以後，西方文化思潮使古代日本漢學發生重大轉向：對中國的研究不再以追隨或趨同為旨歸，取而代之的是學術『理性』和『實證』的導向。其時，日本漢學已與過去全然不同，實質性地成為一種對『外族文化』的學術性研究。『東洋學』或『支那學』這類名稱的出現，反映出這種轉型的訴求。一九三九年出版《尚書正義定本》，一定不是為『教化』，而是為『展現』：從理性的角度，通過實證（數十個版本的校勘）『展現』鄰國的儒學文化。因此，《尚書正義定本》是日本傳統漢學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近代化轉型取得成功的諸多成果之一。

《尚書正義定本》之學術價值並非僅僅如上所述。日本當代著名經學家野間文史教授曾經指出：大陸和臺灣校刊的《十三經注疏》對於『阮元以還的研究成果幾乎全未涉獵』，『皆未利用吉川幸次郎的《尚書正義

定本』，當爲憾事。除了《尚書正義定本》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吉川幸次郎還編刊了《讀尚書注疏記》，直接是對日語翻譯版《尚書正義》的校勘記，實際上也是《尚書正義定本》的校勘記（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二十一卷），野間文史先生認爲『比《尚書正義定本》附載的《校勘記》更爲詳細』。隨著《尚書正義定本》在國內的正式出版，以及相關文獻的漸次付梓，《尚書正義定本》之文獻價值、學術價值勢將不斷突顯。由是，鳳凰出版社慧眼識珠之智，嘉惠學林之心，著實令人敬佩與褒贊。

《尚書正義定本》其功其用自不待言，收筆之時，篇外誠欲感喟的是，《尚書正義定本》顯示出來的孜孜以求真訓實詁的精神，拋卻偏見精益求精的治學態度，恐怕也是吾輩學人自省思齊的暮鼓晨鐘。

尚書正義定本

東方文化研究所  
經學文學研究室

十三經注疏定本之一

東方文化研究所

研究報告第十四冊

昭和十四年刊行

尙書正義定本序

尙書孔氏傳者諒作於漢網既絕之後魏晉遞禪之日觀其訓傳多可理遺尋厥旨趣惟尙辭達祛祕緯而就人情寧平近而不曲碎有望文之訓無蓋闕之疑導彼渾灝申其詰屈若厥詁釋之所自則綜衆流而擇善旣窺馬氏之絳帷又掇鄭君之芳艸生魄依國師之解弗辟應浚長之讀字從隸古義或涉今周流變動罔迪不適此乃墨守之博徒溝通之英傑殆爲漢詁之歸墟而馴壁經之文理者乎爾乃風靡江左聿自枚氏波及河朔亦徵酈生箸唐代之功令掩先儒而孤行察厥本起稽夫廢興蓋有解義通暢鑒乎衆心體例簡易奪彼舊注者焉惟其託名安國同莊子之寓言增多僞篇如優孟之衣

冠蒙虎皮於羊質混魚目於蛇珠所以朱子疑之於前閻君證之於後然賈馬與奔川同逝鄭王共隕日皆沒窺雅誥之奧義玩帝王之大訓非此莫梯蔑斯奚津又夫僞經雖復臆造欺千年之耳目繫後代之憲章人心道心標圭臬於理窟威克愛克滋問對於兵家周官基明皇之典胤征聚曆家之訟斯亦衆說之郭郭掌故之鈐鍵循茲而談皇古則謬舍此而論近代則漏君子憎而知其善愛而知其惡可也唐儒孔君承詔作疏據二劉之成業吸六代之菁華深而不蕪鉤而能沈愼步趨於漢苑義例甚嚴闢奧突於孔室發揮乃勞難義紛設類羊腸之宛轉賓實屢核辯毫髮於幾微辭曲折而後通義上下而彌鍊匪惟經詁之康莊寔亦名理之佳境孔疏五經斯爲翹楚

文公譏云最下恐言之而未當世儒止資涉獵固淺之乎視之乃自永徽之後晉豕漸羣端拱之刻魯魚猶泳由此數本彌出彌譌爰暨近代校者始盛

皇朝有山井鼎赤縣有齊召南浦鏜盧文昭阮元等各勤掃葉遞有積薪然齊浦之時舊本多伏億則未中逞私見而屢失山井與阮采獲稍備博乃寡要列異字而莫斷欲使後生若爲去就今者同人愍其若斯謹竭庸愚成此定本其校勘之例徵引惟博

祕閣單疏首遵海內之孤本足利八行復涉千里而重校及乎明清公私之刻乾嘉近賢之注凡有異同莫不畢綜但以革車方邁羽檄交流瞿家金源之刻尙隔目覩清宮九行之本徒勞神往罔羅所逮

惟斯爲恨然皆單疏之裔十行之倫則所損益其可知耳乃其器之  
旣利復其事之盡善至理無二必衷一是於參差獨見恐違咸騁同  
僚之討論剋期開筵此往而彼復執經問難相對而若讎雖一字之  
未圓如恫瘝之在身苟片義之有滯輒發憤而忘食遂使回穴悉就  
槩枯顏曰定本非誇稱也又今經傳異孔所見八行以下槽爾相併  
非合符之復析詎枘鑿之能容進退失據多坐此焉茲逢

會昌之運大同之世

國朝博士之所讀李唐經生之所寫出兩京之楹書在泰西之博物  
傳眞蹟於工鏡託副本於使船雲集鱗比咸萃精舍皆近儒所莫覩  
實千載之一時也爰盡參稽博爲折衷遠溯長興之前略復貞觀之

舊庶此疏讀傳彼經傳如子應母似膠投漆此亦讀疏之新徑按經之創例者也但唐時之本例多古字未經衛包之刊改復異薛宣之私定而於正義殊少符合既以正義爲據故所采用者稀世之覽者幸無怪焉凡所銓叙始於昭和十年四月四易星霜始登梨棗同郡鄆之三字願布國學非不韋之千金敢懸市門其所取按悉列於左昭和十四年二月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謹序

單經本

唐石經

拓本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

通志堂經解本

經傳本

尚書正義定本

燉煌本

唐鈔本燉煌石室所出卷一堯典帝曰吁靜言庸違至舜典篇題卷二益稷股肱情哉至卷三禹貢達于淮泗又榮

波既豬至導嶠冢至于荊山又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戎卽叙

至三百里諸侯又四海會同至胤征嗚呼威克厥愛又五子之

歌弗慎厥德至胤征每歲孟春卷五盤庚上不乃敢大言汝有

積德至卷末末云乾元二年正月廿六日義學生王老子寫了

故記之也又盤庚上汝曷弗告朕至卷末末云薛石二書記卷

九洛誥予乃胤保至卷十蔡仲之命以車七乘又無逸不聞小

人之勞至卷末卷十多方爾惟和哉爾室不睦至卷末卷十一

顧命道揚末命至盟以異同卷十三秦誓篇首至卷末以上皆

在巴黎國民圖書館今用鳴沙石室遺書景印本及內藤氏虎

次郎武內氏義雄小島氏祐馬神田氏喜一郎景本又卷二大

禹謨汝終陟元后至篇末卷六泰誓中謂暴無傷至卷末卷十

蔡仲之命降霍叔于庶人至立政不敢替厥義德在倫敦大英

博物館用內藤氏武內氏景本又卷十君奭後暨武王至蔡仲

之命周公以爲卿士舊在德化李氏用羽田氏亨景本

西域本

唐鈔本一出吐魯蕃存卷二大禹謨變變齋慄至篇末在柏林普魯士博物館用武內氏景本一出和闐存卷四太

甲上率乃祖攸行至無俾世迷舊在京都大谷氏用西域考古圖譜景印本

岩崎本

舊鈔本東京岩崎氏所藏存卷三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至三邦底貢厥名卷五盤庚上既爰宅于茲至卷末卷十

二畢命以成周之衆至卷末用東洋文庫景印本

九條本

舊鈔本東京九條氏所藏存卷三禹貢厥篚玄纁璣組至卷四仲虺之誥九族乃離卷八酒誥篇首至卷末卷十君

夷秉德迪知天威至卷末及卷十三用文部省宗教局景本

神田本

舊鈔本京都神田氏所藏存卷六首至武成俟天休命用容安軒舊書四種景印本以上三本皆一手所鈔蓋本

爲一書而分者

雲窗叢刻本

上虞羅氏雲窗叢刻景印舊鈔本有二一爲宜都楊氏所藏存卷五一爲羅氏所藏存卷七首至洪範初

一曰五行又貌曰恭至王道平平又人用側頗僻至芮伯作旅巢命金縢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至武王既喪又王執書以

泣曰至大誥惟我幼沖人又爾時罔敢易法至微子之命律乃有民

內野本

鈔本舊爲東京內野氏所藏今歸靜嘉堂文庫首尾完具有元亨壬戌沙門素慶跋用本所景本

尚書正義

神宮本

鈔本 神宮文庫所藏闕卷三卷四及卷十一周官司徒掌邦教至卷十二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正和三年清

原長隆跋用武內氏景本

足利本

鈔本 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所藏卽山井氏考文所謂古本也首尾完具今就原書重按

觀智院本

藤原長賴手鈔本 京都東寺觀智院所藏存卷十一周官今予小子至卷末末云元亨三年九月十六日以中

原氏祕本書寫之用本所景本

古梓堂本

亦藤原長賴手鈔本 古梓堂文庫所藏存卷十三首至文侯之命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又秦誓仡仡勇夫

至卷末末云元亨三年十一月廿一日以祕本書寫之用武內氏景本

中原康隆手鈔本

東京岩崎氏所藏存卷六末末云元德二年七月九日書寫畢用東洋文庫景印本

余仁仲本

宋建安余仁仲刊本 用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金氏鳳翔傳校本

岳本

宋相臺岳氏荆谿書塾刊本 用武英殿覆刻本